

An Analysis of the Mask Styles and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Flower-Face Roles in Qin Opera

Dongxiang Wang

Ningxia Opera Group Qin Opera Theater, Ningxia, Yinchuan, 750000,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iest opera genres in Chinese theatrical history to develop a vocal system, Qin Opera boasts distinctive regional styles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painted masks for the “hua lian” (masked clown) role hol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Qin Opera performances, with their patterns embodying a composite meaning that conveys character traits, ethical concepts, and cultural symbolis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ainted masks of the “hua lian” role in Qin Opera, examining their artistic logic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pattern classification, color semantics, shaping principles, and symbolic func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ask patterns in operas such as *Flame Horse* and *The River Eastward*, and field observations, the research reveals how Qin Opera masks achieve a visual narrative of “character—ethics—fate.” It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se masks is not merely an aesthetic creation but a fusion of history, folk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with their symbolic significance lying in visually representing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characters, offering an important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visual systems in Chinese regional opera.

Keywords

Qin Opera; Flower-Faced Roles; Score Format; Color Symbolism; Translation;; cultural icon

秦腔花脸行当脸谱谱式及其象征意义探析

王东翔

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中国·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

秦腔作为中国戏曲史上最早形成声腔体系的剧种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与审美特征。花脸行当在秦腔表演中地位突出，其脸谱谱式承载着角色性格、伦理观念与文化象征的复合意义。本文以秦腔花脸为研究对象，结合六大板式结构与表演体系，从谱式分类、色彩语义、造型规律及象征功能四个方面，探讨秦腔花脸脸谱的艺术逻辑与文化内涵。通过对《火焰驹》《下河东》等剧目的谱式分析与田野观察，揭示秦腔脸谱如何以视觉形式实现“性格—伦理—命运”的象征叙事。研究认为，秦腔花脸谱式的形成并非单纯审美创造，而是历史、民俗与宗教信仰的融合产物，其象征意义在于以视觉符号表现人物精神与文化价值，为中国地方戏曲视觉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关键词

秦腔；花脸行当；谱式；色彩象征；文化符号

1 引言

秦腔起源于明清之际的陕西关中地区，是西北戏曲文化的代表。其唱腔以“宽、响、厚、重”著称，拥有“慢板、二六、带板、垫板、二导板、滚板”等六大板式结构，形成完整的声腔体系。花脸行当作为秦腔表演的重要支柱，以浑厚嗓音、激昂唱腔和极具表现力的脸谱著称。脸谱不仅用于辨识角色，更是一种视觉化的道德语法，通过色彩与构图表现人物的德性与命运。其谱式结构、线条力度与色彩构成深受西北民间社火、庙会壁画与宗教图腾影响，呈现出粗

犷厚重、气势恢宏的地域美感。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秦腔花脸谱式体系与象征意义，揭示其文化逻辑与审美内涵，并探讨其在当代非遗传承与审美教育中的启示价值。

2 秦腔花脸行当的谱式体系与发展脉络

2.1 谱式体系的分类与结构特征

秦腔花脸谱式体系是以程式化视觉符号传达人物德性的系统结构。常见的谱式包括“整脸”“三块瓦”“十字门”“破脸”等类型。所谓“整脸”，指色彩统一、结构端正，表现忠勇、刚正之士，如《铡美案》中包拯的谱式，象征刚正无私；“三块瓦”谱式常表现性格复杂、内心矛盾的角色，额、鼻、颊三部位分色，用以体现心理冲突，如《法门寺》刘瑾的“红色揉脸”（主色为红，辅以白纹勾勒），红与

【作者简介】王东翔（1987—），男，中国宁夏银川人，三级演员，从事秦腔架子花脸研究。

白的交织暗显其权欲炽烈又奸猾多疑的双重特质；“十字门”谱式多用于帝王、大将等高位角色，其纵横交叉的纹线寓意威仪、统摄力与果敢担当，而非阴险狡诈；“破脸”以不规则纹线分割面部，用于表现刚烈粗犷的角色，如《斩单童》单雄信的黑破脸。谱式造型体现“形以立性、色以寓德”的理念，使角色在舞台上以色形对应的方式完成视觉辨识与伦理象征。

2.2 谱式的历史演变与地域特征

秦腔花脸谱式源自陕甘地区的宗教仪式与社火文化，早期面具多用于驱邪、祭祀与祈福，具有浓厚的民俗象征色彩。随着秦腔从民间歌舞发展为成熟的戏曲剧种，谱式逐渐标准化，构成以几何分区为特征的视觉语言。与中原剧种相比，秦腔花脸更强调线条粗犷、色彩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体现出黄土地文化的豪迈与朴实。其地域特征不仅反映在造型风格上，更体现在人物精神表达上——刚直、坦率、重义。谱式发展史可视为陕甘文化心理的图像化表达，其稳定的造型范式成为秦人精神的视觉象征。

2.3 谱式规范与角色分化机制

秦腔花脸的角色划分依人物地位与性格特征分为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等类型。铜锤花脸代表刚正忠勇的文职官员，多用红、黑等纯色表现刚毅与正气，如《铡美案》包拯；架子花脸多表现智勇兼备、情感复杂之人，谱式结构多变，色彩层次丰富，如《法门寺》刘瑾（红色揉脸）；武花脸则通过刚劲线条、强烈色块对比+密集装饰纹样（虎纹、火焰纹）展现勇烈与力量，如《长坂坡》张飞。每种类型在谱式设计中遵循“以形显德，以色定性”的规律，使观众能够通过面部符号迅速识别人物性格与道德倾向。这种谱式体系既保持了艺术程式的严谨性，又体现了秦腔舞台对伦理秩序与社会角色的视觉再现。

3 脸谱色彩体系与象征语义的文化逻辑

3.1 色彩与道德象征的符号体系

秦腔脸谱的色彩体系是视觉伦理的符号语言，其核心逻辑源于儒家“色以载道”的思想。色彩在这里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承担了道德评判与心理暗示的社会职能。红色寓忠诚、正义与热血，常用于《火焰驹》中艾谦等刚正不阿之士，象征大义凛然与忠肝义胆，亦可用作权臣角色的主色（如刘瑾红色揉脸），喻指权欲炽烈；黑色象征刚毅、稳重与公正，代表不徇私情、敢言真理的精神风骨，如《铡美案》包拯；红色多用于刚烈勇猛且略带粗犷的武将（如《收关胜》关胜），象征勇猛无畏与强悍气质；白色则多用于性格复杂、心思深沉的角色，主流象征奸诈、多疑（如刘瑾脸谱中的白纹），仅少数复杂角色可引申为理性冷峻（特例），核心语义以负面道德指向为主。通过长期舞台实践与观众经验积累，这些色彩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色—德”对应关系，使得观众在瞬间识色即能辨识角色道德立场与性格类型。秦腔脸谱的色彩语言因而成为社会伦理的一种可视化表达形式，

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象寓德、以色示道”的审美哲学。

3.2 色彩组合与心理暗示机制

秦腔花脸的色彩不仅是单一符号，更是情绪与性格的复调系统。复合配色通过色域对比与冷暖平衡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红与黑的对照象征“勇而有谋”“刚中寓仁”，表现人物刚烈而不失理性；蓝绿与白的组合反映心理矛盾与性格张力，展现人物在正义与权谋之间的摇摆。如《火焰驹》中艾谦的脸谱为整脸样式，以红色为主色象征忠义，搭配立眉正眼的眼部画法与额头“通天立柱”纹，黄眉点缀又暗合其急公好义的特质，通过色彩与纹饰的结合，凸显出角色忠勇侠义、刚毅正直的性格内核。这种心理暗示机制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通过色彩的冷暖、亮度与空间布局构建视觉情绪张力。

3.3 地域色彩与民俗信仰的渗透

秦腔脸谱的色彩体系深植于陕甘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民俗信仰之中，体现出浓厚的地域审美特征。西北干燥气候与强烈光照塑造了高对比度的视觉习惯，红、黑、黄等饱和色成为主要色系。红色与黑色来源于社火面具与庙会仪式中的“辟邪”传统，象征护佑与正气；黄色与“土德”观念相连，寓意厚重、稳健与正统；蓝绿则反映黄土高原与关山草原的自然意象，承载着游侠精神与边塞气质。秦腔脸谱色彩基于陕甘民俗信仰、角色性格形成固定范式（如红=忠义/权欲、黑=刚正），五行配色仅为个别艺人创新尝试，并非普遍应用原则。例如，火德红对应忠烈之士或权势角色，水德黑寓冷静与坚毅，木德青绿象征勇猛无畏。色彩由此成为伦理、宗教与地理的综合符号，折射出西北社会的精神心理与文化信仰。秦腔脸谱的地域色彩不仅反映自然与民俗的和谐共生，更呈现出西北文化以粗犷、真诚、刚烈为核心的集体人格图景，使脸谱成为地域文化视觉记忆的重要符号载体。

4 造型语言与视觉结构的审美特征

4.1 构图规律与形态程式

秦腔花脸脸谱以中轴对称为基础法则，强调“正—稳—整”的结构秩序，同时在对称中引入块面错移与节奏分割以形成张力。额心、眉峰、鼻梁、口线沿中线布置，几何分区清晰，便于远景识别与德性呈现。与中原剧种趋向细密描绘不同，秦腔更重块面的对置与势能的推进：大色域压底、次级分区提神，粗壮边界线与高对比分块共同营造“厚重—刚劲”的整体气质。画面处理讲求“势”的导向，眉峰上扬、额纹外扩、颊线外撑，使形体产生外张之力，契合秦腔唱做“悲壮激越”的审美风格。构图常以“中正为骨、冲突为血”的方式组合：中央轴域保持端肃，侧翼通过折线、弧线与尖角对冲，形成“秩序中的鼓荡”，既保证角色的庄重威仪，又赋予视觉以精神动能与舞台压迫感。

4.2 线条表达与性格刻画功能

线条在秦腔脸谱中承担“立性”之责，其笔势、粗细、转折与节奏直接外化人物气质。圆劲连绵的长弧示宽厚从

容，细而劲的疾笔显敏锐与果断，折线与锐角则传达刚烈、决断与不屈。眉线是情志之纲：上挑寓昂扬与正气，平挑示沉着与持重，内收见凝思与警惕；鼻梁“竖骨”要求挺拔，不仅稳定构图重心，也象征中正与操守。额心纹理的开阖与密度调控心理强度，颊部边界的提按顿挫决定画面的呼吸感与力量走向。秦腔惯用“粗线立骨、细线润神”的复调笔法：外骨架以宽笔定势，内结构以细笔导情，形成“外壮内明”的性格层次。线条形态仅外化角色性格，与演唱板式无直接对应关系，仅存在“角色性格适配板式”的关联（如艾谦适配紧打慢唱）。

4.3 装饰纹样与象征结构

装饰纹样是秦腔脸谱的“义理载体”，以位置、形态与比例完成象征编码。额心火焰纹多用于秦腔武花脸及性情刚烈的武生角色（如《火焰驹》勇武将士），外焰上扬、内焰收束，核心寓意是“勇烈刚直”；云纹多作回旋衔接之态，常用于脸谱眼部周边或额角，以圆转之姿调和谱式韵律，暗合角色沉稳有度的气质；鼻梁纹饰（或简约轮廓）挺直规整，凸显中正风骨，成为人物品性端庄的可视标记，部分谱式引入龙纹、虎斑等象征性图案，并非写实摹形，而是以“以兽寓德”的抽象程式强化威仪与胆魄；斑纹的密度梯度与色域权重，进一步调校角色的气场强弱与情绪温度。纹样运用遵循“位以定义、形以述性、比以示尊”的秩序：中高位主德性，旁位辅性情，低位稳场景。以《苟家滩》王彦章为例，眉心云纹内紧外张，配合黑红对举的色域分配，呈现“威仪在身、刚正不回”的人格旨归。纹样在重复与变奏中建立视觉韵律，使造型美与义理美并举，完成从舞台识别到文化象征的双重指向。

5 秦腔花脸脸谱的文化象征与社会意义

5.1 伦理道德的视觉化表达

秦腔脸谱以“形—色—纹”的协同建构舞台伦理语法：形制的端正、对称与张力界定人物的秩序位置，色彩依传统“色以载道”完成德性标注，纹样则以火焰、云纹、竖骨线等象征强化性格指向。红寓忠义/权欲，黑表刚直，蓝绿示勇猛，白多指奸诈，其组合并非简单对立，而是通过明度、饱和度与分区比例塑造“正直—果决—矛盾—冷峻”等差异化品格。观众在长期审美经验中形成“见色识德、

见纹辨性”的约定俗成，观看过程遂成为对价值判断的即时确认与再生产；舞台也由此呈现为可视化的道德空间，使秦腔的叙事在视觉层面完成伦理阐释与公共教化。

5.2 角色形象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花脸多承担忠臣名士、刚直智者等正面角色的塑形任务，其谱式在剧场与民俗场域间循环再现，沉淀为关中地域的共同记忆图像。以《火焰驹》中艾谦、《苟家滩》中王彦章为例，皆以端正而有张力的花脸谱式呈现，黑底红额或黑红对举强化“谋略与忠贞并存”“威仪与刚正兼具”的精神内核。此类视觉母题在节庆社火、庙会展演与票友社团中不断被召回，行头、谱册与口传心授构成“识谱—识角—识德”的记忆链条。观众由纹样与色块迅速勾连剧情与历史感，个人经验遂与地方叙事互相印证，脸谱因此成为“可携带的地方志”，稳固群体的价值坐标与文化归属，推动秦腔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延续其社会黏合功能。

6 结语

秦腔花脸脸谱谱式是传统戏曲艺术中造型与道德共构的典范。其体系融合了民俗信仰、审美传统与社会伦理，在形与色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谱式的稳定与演变既见证了秦腔艺术的程式美，也反映了西北地域文化的精神气质。面向当代，应以学理研究和数字化创新推动脸谱艺术的活态传承，使其在视觉传播与艺术教育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力，继续承担“以艺载道、以形化德”的审美使命。

参考文献

- [1] 李晓明. 秦腔花脸表演艺术的表现形式 [J]. 新疆艺术 (汉文), 2021, (03): 107-111.
- [2] 温军海. 秦腔花脸的艺术特征 [J]. 当代戏剧, 2011, (02): 38-39+1.
- [3] 尚长荣. 秦腔花脸艺术要提高两个品位——在秦腔花脸艺术现状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当代戏剧, 2005, (05): 10-12.
- [4] 胡林焕. 浅谈秦腔“花脸”行当的人物塑造 [J]. 当代戏剧, 2005, (02): 38-39.
- [5] 周琪. 中国秦腔耿派脸谱 [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24.
- [6]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 [M]. 北京: 中国 ISBN 中心, 1995.
- [7] 陈耀武. 秦腔脸谱 [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8.